

在時代的列車上

阮章競 著

作家出版社



在時代的列車上

(四幕劇)

在時代的列車上

著者 阮 章 競

編輯者 中國戲劇家協會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牌樓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31) 總數 80000 印刷 0001-7500

31"×43" $\frac{1}{32}$ 印張 4 $\frac{7}{16}$ 定價 0.44元

登場人物

方雲洲——東方橡膠廠副經理兼總工程師，近五十歲。

朱珊瑚——東方橡膠廠總經理，五十來歲。

張飛龍——東方橡膠廠董事長，亨利貿易公司經理，四十五六歲。

老 潘——年老殘廢的雜工。

馬士英——東方橡膠廠的會計主任，三十歲。

陸家培——東方橡膠廠的工會主席，黨的支部書記，二十六七歲。

左金保——青年工人。

陳美英——女工，二十歲。

謝曉梅——女工，二十九歲。

金雲海——國家工作人員，三十五歲。

呂湘漪——張飛龍的三太太，三十歲。

尤 雅——馬士英的未婚妻，二十三歲。

陳阿福——老年工人，陳美英的父親。

小鳳——青年女工。

張飛龍的男女賓客們

夜總會侍者

兩個中年女工（一個稍年青）

女工人們

男工人們

醫生

女護士

宋大牛——西南公路一個汽車隊的大隊長，三十八九歲。

區委書記

金枝——張飛龍家的年青女傭。

方珏——方雲洲的兒子，助教，二十六七歲。

方薇——方雲洲的女兒，海軍學校學生，十九歲。

方妻——四十七歲。

序 幕

一九五〇年初夏。

在東方橡膠廠的接待室。舞台中央放着一張茶桌，桌上供着鮮花。桌子周圍有一套沙發。左邊有一張桌子和一把圈椅。電話機放在桌上。舞台的一邊，有一架玻璃櫃，陳設着「東方橡膠廠」的樣品：各色各樣的長統的、短統的時髦女鞋，運動鞋，游泳帽，游泳圈等等；一個特製的架子上，托着一隻輪胎。舞台後部左右各有一門，正面是一排大的玻璃門，門外是走廊，可以看見遠處的建築物。室內花几上，陳設着兩盆棕櫚樹。

方雲洲站在玻璃門前，望着明淨的天色。

方雲洲（嘆了口氣）唉！……

朱珊瑚上。

朱珊瑚 雲洲，申請書批回來沒有？

方雲洲（搖頭）沒有。昨天我叫馬士英打聽一下，他回來說是在這兩天批回來。可是我

等了一個上午了。

朱珊瑚（悲觀地）沒辦法！唉，死了，死了！（取出藥片投在口中。）

方雲洲 看你們都悲觀出毛病來了。我前幾天在協商會上跟市長談過一次，他們對我們

生產輪胎的計劃非常贊成。共產黨的上層是好的，不知道那些底下人，要拖到哪一天才批。

朱珊瑚（撚手——這是他的老習慣）張飛龍，一直到現在還是腳踏兩隻船，批回來，有利可圖就幹；油水小了，他要抽腿！早晨我打電話要他來，他說舊病又發了，誰知道他是真病，還是裝病呢。

方雲洲（苦笑）哼，他的病好治，能賺錢就是特效藥。

朱珊瑚（牢騷起來）什麼董事長？地地道道的勢利鬼！他死抱着他那個什麼亨利貿易公司，說露骨一點兒，「皮包公司」！商人真難做朋友！

方雲洲 珊瑚，別上肝火。只要工廠有辦法，不怕他不來的。

朱珊瑚 我當上市工商聯委員，你當上協商委員，他一天到晚吃醋。他跟中原橡膠廠經理高昇說：「解放那會兒，朱珊瑚是條喪家狗！買了飛機票，要往香港跑，大兒子帶着黃金、美鈔先打發走了。要不是我張飛龍拉住他看機會，這個市工商聯委員不該輪着我張飛龍呀！」他把你罵得更厲害，說：「方雲洲，兒子當了工程學校的助教，姑娘考進了共產黨的海軍學校，當了個小嘍囉，自己當上了協商委員之後，抖起來了，現在要想當紅色資本家！」

方雲洲 人家當不上委員，吃醋就讓他吃吧。現在搞不好，對工廠沒有好處。（廳外皮鞋響聲）別說啦，是他來了。

張飛龍上，挾着一個特別大的皮包。

朱珊瑚（笑）看，說飛龍來，就真來了。（親熱地）病不要緊吧，找人看了沒有？我正跟老方說要去看你去哪。

張飛龍（把皮包放下）唉！反正快死啦！全是這天氣，把好人也悶出病了。（掏出手帕抹着額頭和肥胖的脖子，最後是雙手搓鼻大聲擤鼻涕）我簡直受不了，黑夜快來吧，來了就痛快了！（看朱珊瑚吃藥片）怎麼你也病了？

方雲洲（取酒放在張飛龍面前）都病了！（苦笑）現在需要的是同病相憐！

朱珊瑚 飛龍，你是我們的「軍師」、「智囊」，（倒酒）先喝了酒，開個藥方吧！

張飛龍（接酒一飲而盡）沒辦法。現在是窮途末路：往前看，前途暗淡，往近看，業務清涼！

方雲洲 你們都不要悲觀，申請書雖然沒批回來，總是很希望的。

張飛龍 僅僅是個希望啊，不用研究！（按電鈴）你們：一個到外國考察過實業，這一個是鍍過金的。

老潘上。

張飛龍 給我拿條冷水手巾來！……現在又都是在朝的，應該替我們這些在野的，我們這些一心一意搞工商業的叫喊，大聲叫喊困難！

老潘在張飛龍吩咐後即下。

朱珊瑚 向誰叫喊？

老潘用盤子端冷水手巾上。張飛龍接過手巾。老潘下。

張飛龍 向政府叫喊！向協商會議叫喊！我已經發高燒到四十二度了，不叫不行了！（坐在沙發上以手巾搥頭）唉！

朱珊瑚（怨天尤人地）人家不愛聽，你拿着哭喪棒上街，人家還不當你家裏死人！

張飛龍 只好積極浪費完事！等到了社會主義……（完全失望了）那末，只好走你從前想走的路，捲起行李，溜之乎也！

朱珊瑚（完全悲劇了）最後只好如此！

方雲洲 我到底是個中國人，我不願去當「白華」！（欣賞地看着櫥內的樣品）只要鼓一把勁幹一下，工廠不能發展，我不相信。

張飛龍（取下手巾站起來）天氣變了，老兄！如今太太小姐不穿花衣服啦，也不穿高跟鞋

啦，當然啦，共產黨什麼都是解放：解放裝、解放鞋、解放帽……

方雲洲 是的，還有解放頭！

張飛龍 說對啦！那一天，理髮店的老闆，像死了爹媽一樣的跟我說：『我的張經理啊！這會兒，娘兒們從腳解放到腦瓜了，電燙頭髮解放成兩根辮子，電燙機都生鏽，連買破爛的也不敢要啦！』（從櫥內拿出一隻女式的前露趾頭、後露腳跟的夏季涼鞋樣品）像這樣的玩藝兒，正如共產黨幹部說的：『空前絕後』！

方雲洲 天氣變了，我們就要照着氣候來穿衣服，出適合老百姓穿的鞋子，（指輪胎）出輪胎！從前我們要出，美國貨頂死了，國民黨那個『刮民政府』不肯支持。解放的時候，我是要看看中共把這台戲怎麼唱下去的，僅僅不到一年，蔣介石，二十年不能解決的物價，共產黨解決了，從廣州到滿洲里，一張火車票就通行無阻。我贊成共產黨，就在這些方面。可你也別誤會，我也不是個共產主義者。

張飛龍 可是活人不能不吃飯，做生意的不能不賺錢，這是人情天理吧！

方雲洲（苦笑）天理？國民黨的時代，誰有金條誰有理，沒有法幣就沒有天！真是『有條有理，無法無天』！

張飛龍（揷鼻涕，冷笑）哼，我張飛龍在工商界混過了三個朝代：抗戰以前的老中華民國，

日本人來了以後，汪精衛的中華民國；美國人來了，又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除了收稅以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政府肯拿錢幫助我們的。

朱珊瑚（憂慮地）是啊，就是自家人，也要看看是不是有便宜可圖呢。

張飛龍 當然啦，我沒有見過，天下有不想佔便宜的人！如果政府真肯幫助闖牌子，（拍胸脯）我張飛龍想法弄錢。可是就怕狗咬豬尿泡，一場空歡喜！（拿起帽子、手杖準備走。）

敲門聲。

方雲洲 進來！

會計主任馬士英匆匆地上。

馬士英（萬分高興）總經理，申請書批回來了！

朱珊瑚（驚奇，有點近乎不相信地）什麼，你說什麼？

馬士英（加重語氣）申請書批回來了！（給朱珊瑚一件公文。）

朱珊瑚（驚喜）申請書！

馬士英 貸款也答應了，說馬上會有人來跟我們研究。真該謝天謝地啊！

朱珊瑚（喜露於形）太好了，太好了。（唸公文）『只要出品合標準，政府願予試用……』（笑）

張飛龍（看！不是開玩笑吧！）

張飛龍（摘下帽子，笑）意料不到啊！

朱珊瑚（繼續唸）「……希望依靠工人，改善經營，辦好民族企業……」這句是老和尚唸

經：「阿彌陀佛！」

方雲洲 馬士英，你去等着，申請書上批着馬上要派人來跟我們研究。

馬士英 好，我馬上就去。（下）

方雲洲（笑向張飛龍）怎麼樣，飛龍，這樣的政府，滿意了吧？

張飛龍 老兄，我剛才也不是埋怨呀，有生意可做，我對誰都擁護！

朱珊瑚（笑）哈哈，你真靈活。

張飛龍 絕不是靈活，是思想轉變！

朱珊瑚、方雲洲大笑。電話響起來。

方雲洲（接電話）喂，你是誰呀？哦，工會主席啊……都在等着同志們呢。……好好，請

來吧！

朱珊瑚（驚奇地）陸家培，他來幹什麼？

方雲洲 我忘了跟你們說了，今天早上，他代表工會告訴我，要派代表來見我們。

張飛龍（響揚地）不是加工錢，要求什麼工人福利吧？

方雲洲（笑）剛才已經吃了定心丸，別什麼都草木皆兵！這回是來幫助咱們渡過困難，談緩期發工資的問題。

張飛龍（高興地笑起來）哦，真是意料不到。好啊，他們自己提出要緩發工資，那咱就服從領導啊！

方雲洲 是呀，工廠要生產新品，就要改裝一部分設備，現在咱們不依靠人家可不行啊。

張飛龍 可是他們不依靠咱們也不行啊！

方雲洲（愕然地望着張飛龍）哦……

張飛龍（笑）不靠咱們，工業化就化不起來。申請批得這樣快，這裏是大有文章！要不，開了那樣多的公路，沒有輪胎，汽車就要用毛驢馱起來走路了！

方雲洲、朱珊瑚笑起來。

敲門聲。

方雲洲 請進來！

工會主席陸家培、工人代表謝曉梅、左金保和陳美英上。

方雲洲（歡迎，握手）我們正等着同志們。請坐，請坐！

陸家培 總經理，我們是代表工會來的。

朱珊端（誠懇地）十分歡迎！請坐！工會主席，聽說工會自動提出緩發工資，兄弟又是感激，又是不安。

陸家培（平心靜氣地）總經理，我們現在自動提出緩期一個月發工錢，是爲了顧全大體。老

闆們應該知道，這樣在我們不是件小事，而是件勒緊肚皮的大事。

張飛龍 這完全是出於萬不得已的事，可是不這樣，工廠只好關門。

左金保 如果工友勒緊肚皮就不會關門的話，這樣好了，我們白幹活，不吃飯。

張飛龍（狼狽地）左金保同志，我不是這個意思，人不吃飯怎麼能行呢？

左金保 行，燒一炷香就行。

張飛龍（退縮）你誤會了，你誤會了。

陸家培 董事長，如果老闆們不使出勁來，就是工友們不吃飯、不拿錢，也是辦不好工廠的。

朱珊端（想替張飛龍解圍）工友們的困難，我們都想到的，要是日子不是這樣不快樂，我們……

謝曉梅 總經理，能說在蔣介石、美國人的時候是快樂的嗎？

朱珊瑞 不，我不是說那個時候，我是說今天工廠不容易支持下去。

謝曉梅 完全能支持。就說我們這些有孩子的女工們吧，今天晚發工錢一個月，當然是很困難的，可是我們還願意幫助工廠。只要老闆們肯下決心，搞好生產，節省開支，困難就可以渡過。

朱珊瑞（沉吟地）怎樣節省開支呢？

陸家培 我來舉個小例子：我們不懂得，為什麼辦公用的複寫紙和鉛筆，非用美國貨、英國貨不可？難道不用就造不出中國的膠鞋和輪胎嗎？如果改用中國貨，不知要省多少錢。這樣迷信外國的東西，實在不合我們的胃口。

方雲洲（猛醒地）這個批評非常正確，陸家培同志，你的意見很寶貴。

陸家培 副經理，你是總工程師，這些是很容易知道的。

方雲洲 完全正確，工廠浪費的地方是不少的。這是個思想問題。

陳美英 副經理，浪費多着呢，比如，工廠為什麼要安插那樣多不做事的人呢？

朱珊瑞（緊皺眉頭）不做事的人，真有這種怪事嗎？哪些人呢？

左金保（直爽地）就是朱先生和張先生安在廠裏的親戚、好朋友。那些飯桶拿鈔票很積

極，做事很消極，架子擺得很高，輪到辦事就非常無能。

張飛龍（搖頭）說得未免有點過分了。這種人不會有的，至少我沒見過。別又誤會，這些都可以考慮，可以研究的。（虛偽地笑）總之，工友們給工廠找出了許多竅門。

陳美英 董事長，這種人有的是，他們幫不了工廠什麼忙，他們是從工友的半碗飯裏頭，再撥出一半去養活的。渡過困難，不能光在工人身上去找竅門。

朱珊瑚和張飛龍沉吟不語。

方雲洲 我看，同志們的意見是公正的，冗員太多，開銷加大，成本一定要提高，對工廠也是個大負擔。同志們對工廠幫助太大了。

陸家培 副經理，你們下決心搞好生產，凡是對國家有好處的，我們願意幫助，政府也會幫助。

朱珊瑚（驚奇地）哦，同志們也聽到政府要幫助工廠嗎？

陸家培（笑）聽不到也會想到的。

方雲洲 談得太高興了。工廠決定出輪胎，因為對交通運輸上非常重要，我們一定要把國家的幫助當作頭等任務來做，做到貨真價實，才對得起國家。我完全同意工會的看法，工廠一定能發展。

陸家培 好吧，就談到這裏。我們自動要求緩期發工錢，是爲了幫助工廠渡過困難，希望老闆們，下決心搞好生產。

朱珊瑚（搓手，誠懇地）兄弟保證做到。

陸家培 那我們明天在勞資協商會議上，把這問題作個決定。我們走了。
朱珊瑚 謝謝同志們！

陸家培、謝曉梅、左金保、陳美英下。

張飛龍（冷笑）哼，連用個人也得管了！

朱珊瑚（笑）還算够朋友，我以爲他們拿星星來換我們的月亮，原來只要個搞好生產！
（電話機響，接電話）喂，（驚喜地）什麼？政府派採購代表來了！在營業部嗎？好，好，請他到接待室來！

張飛龍（驚喜）什麼，採購代表來了？

朱珊瑚 來了，真快呀！

方雲洲 共產黨辦事是說幹就幹！（顧朱珊瑚、張飛龍）今天太叫人高興了。晚上你們都到我家喝杯酒。我的女兒考進了海軍學校，今天要回來，一方面團圓團圓，一方面是工廠有辦法了，慶祝發展！